

## 金剛門

心 觀 程



貝莉徘徊在穹門下的廊廡間，已一個多鐘頭了。偌大的殿宇就是她一個人。靜，靜得一根針掉下地來也聽見聲音。她所聽到的却是自己卜卜的心跳。

她不知如何是好，門邊那丈六金身的金剛，偏在這個時候做了她的伴兒。那兩顆爛爛的眼珠，活鮮鮮的向她瞪着，使她害怕極了。她不敢往那邊看，似乎也感到那威猛眼力的逼視。她明知那是泥塑木雕的形象，怕個什麼勁呢？她罵着自己。

也許人的心中本來隱藏着公正的力量，邪不勝正，使她懷着的鬼胎，見不得凜凜的正氣吧？

她走遍了這座廟宇，覺得沒有什麼可看的。廟裡的主持，大約歇

午去了。她不是來燒香拜菩薩的，她約了在此地等「一個人」。但是此刻，她希望廟裡能跑出個人來壯壯她的膽才好。

正殿上佛龕裡，供了一座觀音菩薩。面目挺美的，安然怡然的低眉含笑，對於她的焦急和恐懼，漠不在意。她起初進來時一團羅漫諦克的想望，漸漸化為埋怨，甚至有點後悔了，後悔不該來。

「真怪！為什麼約在這個地方？」她忍耐着不走，拿定主意再等一小時。

她倚在門邊的石柱上，背着守門的神像。石柱涼涼的，浸得她的心也快冷了。

她定睛儘望着大門外對面的車站，那裡是公共汽車的終點。每個

下車的人，逃不過她的眼睛。十五分鐘一班車，巴巴地已過去四班了，竟沒有她期待的人。空蕩蕩的馬路，照着午後的大太陽，亮得眼睛發眩。

最煩燥無聊的莫過於無所事事地等待了。然而，這等待畢竟與普通的不同。這是她唯一的約會。年光雖不能倒流，能與故人重溫舊夢，豈不是人生最美的一刻？

她的半輩子快要過去，青春的夢幻，早化為粗糙的泥砂。結婚十年來，一連串勞累病乏的日子，所謂家庭幸福，不過爾爾。生兒育女，穿衣吃飯，愁貧嘆窮……沒有生活的興趣，詩的綺夢。

做夢也想不到的，現在會遇見他，傳奇式的重逢，想來真够味！

若不是那天心血來潮出去散步

，這一切也就不會發生。那晚，跟着丈夫隨便走走，經過王家門口，順便去拜訪王家夫婦。他們和客人正在打橋牌。王太太搶着介紹：

「這是我表弟徐三元，才從香港來。」「這是我們好朋友周志得先生，周太太。」

「還消她來介紹？被介紹着的人驚訝地對楞了一陣。立即互相歡呼起來；

「你不是小貝？」「你是阿三！」同學時代親暱的稱呼，給她倆拉回了十多年前的情景。這理該拉着手，親熱地互訴十多年間陰差陽錯的離情的，但是境遇完全不同了，中間冒出個陌生的周志得，要說的話都噤住了，只好找些客套來閒扯。

「三個孩子啦，好福氣！你一點沒有變嘛，假如留起兩條辮子來，相信還是二十歲。」

「你頭髮怎麼搞的！」她望着他稀疏的頭頂，黑瘦的面孔問着。

「這叫未老先衰，這些年逃難的經驗，可以寫本書了。」

「到了臺灣，好了，遇上老同學」。王太太打趣說：「快替他介紹女朋友呀。」王先生也笑道：

「老徐，對小姐別那麼挑剔。快四十歲的人啦，慢慢打光禿兒，太不成話。即是無冕之王，也該有個看家的王后才對呀。」

她奇怪他竟未結婚，難道為的「等誰」？

自後，貝莉不由自主的，常在王家跑。一粒舊的種子，忽逢因緣際會，適宜的土壤，加上溫潤的氣候，默默地復活茁長起來。

一週前，徐三元服務的報社，派他出差南部去。臨別的晚上，王家夫婦替他餞行。被邀作陪的周志得有事沒去。貝莉單獨前往。餐桌上的氣氛，鬱鬱的，很異樣。被送行的人眼神裡流露出難言的隱痛。

席散，他伴送貝莉回家。默默地走了一段路。她在期待什麼，又害怕發生什麼。那空氣緊壓得人燥悶不安，想不出適當的話來，衝開壓迫。

他終於很平淡的說：

「你不會介意吧！等我從南部回來，我們找個地方談談，我有好些話要和你說」。商量了一番，決定下週末午後，公路車到底有一座廟宇，那裡最適宜了，地處靜僻，碰不到熟人。

「在×大的時代，不是常聚警

報嗎？那廟後的清溪，竹林就同從前發警報的地方一樣。」他深情的向她說着。

從此一向的平靜恬適，決然拋開她了。一個新的世界在眼前展開。她輕舒羽翼將在夢的國土裡遨遊。她多甜蜜啊，現實，變得那樣不值價，常常忘記自己要做什麼。洗臉，拿起毛巾，呆呆地看着窗外，那些綠樹，輕輕訴說一個秘密，樹葉隙中完是他溫柔的眼波。進餐，捧起碗，半響不知下箸，想起他一句風趣的話，只管向着菜碗微笑。

貝莉照樣過着尋常，刻板的日子。照顧着兒女上學，丈夫辦公。臉上不流露一點表情，近幾天心頭却似滾水似的沸騰，一股興奮的情緒在不斷地往上突擊。她不慣於做鬼鬼祟祟的事，此事在她良心上，成立好多詭辯，她雖不承認是不軌的行動，這究是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她細心的顧慮着，隱隱的恐懼暗伏，好比要去做一件冒險的壯舉。

約定的日子越近，心理的不寧也達到了最高潮。在她這一天反成了一個難挨的日子了，前面有等待着驚險時刻。本來時間混起來很快的，今天可特別的慢。她不明白為什麼這樣的慌亂，如坐針氈似的不安。

昨夜，通宵恍惚，一夜沒睡穩，使她臉色憔悴，起身却比平時加倍的早。到理髮店化了二小時洗頭。今天是週末，理髮店人太多了，不得不空坐着等。註定了今天要等，等時間流去。午餐，她嚙不下，只覺得口頭乾渴，思緒太擁擠了，

擁塞住喉頭，心胸，她再不需要食物。

飯後，她對鏡着意的修飾起來，渾身肌肉緊張，照在鏡子裡，臉色顯得不自在而難看。她背着身子，故意懶洋洋的對丈夫說：

「下午我想上街去走走，在家悶得慌，順便買點東西。」對方毫不在意的「哦」了一聲，拿起帽子上班去了。

她坐上了公共汽車，心理上像火箭射向月球。目的地到了。遠遠看見這座廟宇，飛簷畫棟，屋脊上雕滿了翠玉的蟠龍，不啻是人間仙宮。她跑進來，出乎意外的寂無人影，不免有點失望。但這裡寂靜，陰涼，散發出淡淡的幽香，使她定下心來，坐到門口的石凳歇下。猛不防的，抬起頭來，門邊高大的塑像嚇了她一跳。他手執一根長杵，怒目而視，彷彿呵斥她做錯了什麼事。

真的，「她做錯了什麼事？」她心底有些惴惴然，決意再不往後看一眼。

手腕上的錶，秒針一點一點的移動，時間沉重的脚步又慢又穩踩得好焦急。她相信：「他是有信用的人，決不會爛開支票。」

一班車又到站了，傾吐出許許多多行色匆匆的人。到底有一個人往這邊來了，手上捧了些東西，越走越近，竟是個女人。她未待細看，對方早嚷了起來！

「喂，周太太，你在此幹嗎？」這是著名的長舌婦，她們的芳鄰陳太太。

「我來附近看個朋友，順便跑來這兒玩玩。」她輕描淡寫的扯了個謊。暗慶慶幸不已，好危險，幸而他沒來。如果，「兩個」給碰見，讓她拾到話柄，以後飛短流長，豈不毀了？

「你曉得我來幹什麼的？」陳太太揚起手上的一捧鮮花，一盒香，不容對方答腔，竟自說下去：

「這是秘密，你別告訴人呀！人家都說這觀世音菩薩靈，我想求求，生個兒子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，我們那死鬼，已露了口風，沒兒子，遲早總要娶人的。唉，那有你們家的福氣，有兒有女的，夫妻感情又好，你也賢德……。」

她無心再待下去了，急於要抽身逃走。她微笑着敷衍說：「你這

編者首先要鄭重介紹的是美國比丘蘇曼伽羅法師的「他力的佛教」一文，從這篇文章中，可以看出蘇曼伽羅法師對禪淨兩門深切理解的程度，以一個不懂中國語文的外國比丘，能够瞭解的這麼多，不能不使人感到驚異！蘇法師在文中肯定地說：「禪淨兩宗的方法，的確能實踐真理，勝過了其他的任何方法！」本文承慈悔居士代為譯出，中英文同時發表於本期。

其餘如「佛門之孝」和「人生論」，都發揮的非常透澈，前者文長，分兩期刊載。「寡過未能齊筆記」是作者見聞體驗的記錄，等同「」一文，筆者並不是一個佛教徒，完全根據事實所報導，又是念佛行者當生成就的一確證。

本刊所創辦的「讀者筆談會」，第一次應徵投稿的讀者並不踴躍，第二次的主题是「如何聯繫僑居海外的佛教徒」？歡迎讀者多多發表意見！第一次筆談記錄俟整理後將發表於下期刊，以後每期刊舉行一次，依次發表。

有獎項字遊戲作者續稿未到，以後擬改為有獎「讀刊測驗」。

### 編者的話

智慧之窗，只要你把它打開來，自然能獲取智慧。「先慈往生紀實」